

# 边城女囚

谢良 李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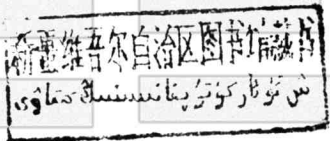
I247.8  
(W)8

0076639

# 边城女囚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迪化  
女牢中的斗争故事

谢良 李翔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76639

613624

边城女囚

谢良李翔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130,000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统一书号：3098·216 定价0.42元

## 目

## 录

## 前 言

- 一 囚笼里的“小鸟” ..... ( 1 )
- 二 决不让敌人把书搜走 ..... ( 14 )
- 三 智斗狱医 ..... ( 30 )
- 四 狱外看病传消息 ..... ( 45 )
- 五 深切的怀念 ..... ( 57 )
- 六 敌人想把水搅浑 ..... ( 68 )
- 七 牢房里的悼念会 ..... ( 81 )
- 八 意外的打击 ..... ( 93 )
- 九 唇枪舌剑 ..... ( 104 )
- 十 过节的礼物 ..... ( 118 )
- 十一 新疆姐妹心向党 ..... ( 132 )
- 十二 坚决把敌人顶回去 ..... ( 142 )
- 十三 狱院里的搏斗 ..... ( 153 )
- 十四 绝食斗争胜利了 ..... ( 170 )
- 十五 曙光正在升起 ..... ( 184 )

## 前 言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下午六时，被关押在新疆监狱将近四年之久的一批党的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共一百二十九人，分乘七辆卡车，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车上的人们，自从昨日进入边区以来，心情就象激荡的潮水一样汹涌澎湃，难以平静。在他们的眼里，边区的山，边区的水，边区的军民，以及边区的牛羊、树木、村庄，都是那样可亲，可爱，叫人永远也看不够，看不厌。他们喜泪盈眶，时而放声欢笑，时而引吭高歌……象离家许久的孩子回到了慈母身边。

党和同志们对这些历尽艰险的战士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欢迎。当汽车到达七里铺时，前来迎接的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呼，朱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登上汽车，一一与大家紧紧握手，亲切地问候。

十二日晚上，在中央党校的礼堂里，延安平剧院为远归的人们举行慰问演出。节目是《逼上梁山》，朱总司令也来了。第二天上午，毛主席到住地来看望大家，和每一个人——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握手，连连说：“好同志，受苦了！好同志，受苦了！”最后，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回来，就是胜利！”又过了三天，十六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设宴招待大家，毛主席、朱总司令部出席了宴

会，在宴会后的欢迎晚会上，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对同志们在新疆狱中的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你们在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屈不挠的斗争中，经过了严重的考验，更加坚定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朱总司令的这些话，对大家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读者可能要问：这些同志是怎么到新疆去的？他们后来又怎么被投进新疆监狱了呢？这就要从新疆的军阀头子盛世才说起。

盛世才是一个口蜜腹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谋家、野心家。他凭着阴谋手段攫取了新疆的统治大权，爬上“边防督办”的宝座以后，便以新疆的“伟大领袖”自居。集会时，人们要向他的头像行三鞠躬礼，讲话提到他的名字要起立或立正。由于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他要保住自己的“独立王国”，必须和时时想鲸吞新疆的国民党中央势力相抗衡，便奉行背靠苏联，联共反蒋的方针。他一再请求中国共产党中央至少派二百名县以上干部去帮助建设他的“新新疆”。一些从苏联归国路过新疆的同志，也被他强留下来工作。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为了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抽出一批优秀干部来到祖国的西北边陲，帮助他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建立并健全进步群众组织“反帝联合会”，帮助他对新疆的社会进行各种改革。那时，盛世才和历史上一切玩弄两面派手法的政治流氓一样，口头上比谁都革命。他不止一次地在群众大会上宣称：“我们的六大政策，就是要在新疆建设社会主义，今天是进步的反帝会员，明天就是共产党员！”当时，林基路同志写了一篇论工作作风的文章发表在

报纸上，盛世才还假惺惺地下令全疆干部都要学习这篇文章。他是靠阴谋手段上台的，所以最害怕别人对他施以同样手段，出门时不仅要带大批卫兵，还要携带水壶，害怕别人在水里下毒药，所以从不喝别人的水，只有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虽然也带卫兵，却不带水壶，给他倒的水他也喝，表示对共产党特别地信任。总之，那时他在表面上装得那样热心于抗战，热心于革命，使人觉得他的思想非常进步，是一心一意地和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其实，这些都是迷惑人们的假象。他对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疑忌重重，很不信任，很不放心，不仅派了大批特务进行监视，而且处处限制、刁难他们。有这样一个例子：有次《新疆日报》由于校对不慎，误将“督办”的“办”字印成了“辨”字，盛世才看后大怒，立即给在报社担任总编辑、编辑的共产党员记大过处分。在一次纪念“七七事变”的晚会上，林基路同志印发了抗战歌本，扉页上印有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照片，由于把这位自称“伟大领袖”的盛世才排在最后，便闯下了大祸。几天以后，盛世才亲自下了这样一道手谕：

查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未经审批擅自印发抗战歌本，违背六大政策，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本应驱逐出境，姑念该员工作尚有微劳，特从轻议处，记大过一次。

此谕

督办 盛世才

不久，林基路同志就被撤去新疆学院教务长职务，调到阿克苏任教育局局长去了。

从上面两个具体事例就不难看出，当时同志们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尽管如此，大家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轻新疆各族人民的痛苦，仍然不辞劳苦，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到了一九四二年前后，国内外的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苏德战争越来越吃紧。德寇逼近莫斯科城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珍珠港事件，并到处出击，妄图席卷南太平洋；日寇还出动几十万侵略军进攻中国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施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蒋介石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对根据地军民实行严密的封锁……一时间，天空乌云翻滚，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惯于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的盛世才原形毕露了，他马上撕去身上的伪装，一头扎进了蒋介石的怀抱。为了表示自己“迷途知返”，“悔过自新”，少不了对国民党要肉麻地吹捧，什么“救国救民的党”呀，蒋介石是什么“全民族的伟大领袖”呀，等等；另一方面，便以怨报德，将昨日的朋友当作今天的仇敌。他异想天开，凭空捏造了一个所谓“四·一二共党阴谋暴动案”，胡说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要在四月十二日举行暴动，武装夺取政权。关于这一“莫须有”的罪名，陈潭秋同志在一次审讯中作了严正的驳斥，他说：“所谓四·一二暴动问题完全是伪造的。我们在新疆的八路军干部连同老弱病残、家属子女在内，总共只有一百多人，真正能工作的不过三、四十人，我们怎么可能在新疆搞武装暴动呢？我说话任何时候都根据事实，但伪造的事实我决不承认！”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盛世才把在新疆工作、学习以

及路过休息的我党干部、家属子女一百五十余人软禁在迪化八户梁“新疆督办公署临时招待所”里。这里名曰“招待所”，实际上是一座集中营。整天大门紧闭，房顶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哨兵，监视着院内的一切活动。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党代表陈潭秋同志领导大家学习整风文件，进行气节教育，准备随时接受严峻的考验。

二月七日，他们正式下狱了：男同志被关进新疆第二监狱，女同志和几个残废病号转移了几个地方以后，最后被关在第四监狱——就是本书所描写的迪化女牢。

同志们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也进行了英勇的生死搏斗。关在第二监狱的同志多次绝食，抗议敌人的迫害，使敌人不得不对他们作了某些让步。

盛世才对革命者的残酷迫害，罄竹难书。他为了取得蒋介石的欢心，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悍然下令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三位同志。但是，狱中的斗争烈火并没有因此而被扑灭，在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等同志的领导下，同志们踏着先烈的血迹，又继续英勇地战斗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底，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布了调任盛世才为农林部长的决定，这位不可一世的新疆土皇帝终于斗不过军阀头子蒋介石，被迫交了权。十月初，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吴忠信飞抵迪化，从此新疆成了国民党统治的天下，同志们在狱中的斗争，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本书所反映的，就是这一阶段发生在迪化女牢中的斗争故事。

此后，同志们又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新疆省政府改组，张治中先生出任省主席，狱中同志的境遇才得到改善。张治中先生赴任之前，就

答应周恩来副主席的请求，到新疆后一定尽快释放这批无辜被押的同志，并负责把他们送回延安。所以他一到迪化，就让狱中派出代表，具体研究出狱回内地之事。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这些在新疆历尽艰辛苦难的人们，终于获得自由，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



## 一 囚笼里的“小鸟”

强大的寒潮，越过白雪皑皑的天山，从广袤无垠的戈壁向乌鲁木齐河猛烈地扑来。

狂风呼啸着，咆哮着，卷起地上的落叶、草屑、细砂和碎石，把乌鲁木齐河畔这座几乎没有一点活气的土城——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搅得天昏地暗，到处是灰濛濛、雾沉沉的。

城东南角有一座阴森森的院子，高围墙上的铁丝网在寒风里象饿狼般地“呜呜”嚎叫着，两扇成天紧紧关闭的大铁门，不时发出刺耳的金属撞击声。

这里，就是新疆的第四监狱。

一九四四年年底，有一批被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囚禁的共产党人的家属和子女，就软禁在这座暗无天目的人间地狱里。他们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忍受着离开亲人、失去自由和遭敌人任意打骂的痛苦，度日如年地熬着这漫长的冬日。

在监狱的一间牢房里，上午的一线淡淡阳光从高高的囚窗里照射进来，照着一个年轻女囚。她年约二十五六岁，中等身材，穿一件浅灰色的旧旗袍，留着短发，由于长久的监

狱生活，清秀的脸庞显得异常苍白。此刻，她正把一件刚换下的衣服泡在脸盆里，擦擦双手，走到破镜子前梳理一下头发，从墙角摘下一只布书包打算往外走。

“伍老师，上课去？”

说话的也是一个女囚。她坐在靠近囚窗的炕上，凑着亮光在一个紫酱色的本子上写着什么。

“嗯。”伍老师应了一声，侧过头说：“小刘，写好了吗？等我回来再看吧。”

“快写完了。”小刘抬起头来。她不过二十来岁，有一张好看的、稚气的脸，一双秀美的大眼闪着淘气的神情。她羞赧地说：“我越写越乱，前言不搭后语，错别字连篇，你可得给我好好修改！”

伍老师听小刘这样一说，便回身走到她跟前，大姐似地说：“志云，写得不好有什么要紧？谁生下来就会记日记的？你只要坚持天天练，有决心，有毅力，我保证教会你，怎么样？”

“好，一言为定，我就拜你为师啦！”

“拜我为师？那你赶快给我磕个头，跟我上课去吧！”

“革命的师生不兴磕头的。”刘志云调皮地说，“和孩子们一道上课，羞死人了，我不去！”

伍老师用手指在她额头上轻轻一点，笑着说：“你呀，嘴上说得好听！”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伍老师叫伍尚明，入狱以前，是新疆女中的教员。在同志们被捕以后，监狱里有十多个该上学的孩子没有书念，经过大家反复要求和多次斗争，狱方也怕这些孩子成天没有事做吵闹不休，答应可以集合在一起上课，教他们识几个字，

伍尚明就成了狱中的义务教员，所以有的女囚叫她伍老师。现在她手里拿着书包，正是要给孩子们上课去。

她走出牢房门，来到黑洞洞的巷子里，扑鼻而来的一股象是从墓穴里散发出来的气味，她不禁皱了皱眉头。走到隔壁牢房的门口，见刘敏抱着小女儿苏苏站在门里，正悄悄地朝她招手。她机敏地向巷子两头看看，见没有监狱的看守，就闪身进了屋。刘敏赶紧掩上牢门，把小女儿往她怀里一塞，笑道：“先抱抱咱们苏苏，她可想你呢。”

“是吗？”伍尚明高兴地接过孩子，摸摸苏苏黄瘦的小脸，心疼地说：“看把孩子瘦成啥样了！苏苏，不是阿姨不来抱你，是黑狗们不许随便串号。叫伍阿姨——不，叫伍妈妈好！”

“伍妈妈好！”苏苏亲热地叫道。

“苏苏，我问你：那匹拉水车的小马，可是你的爸爸？”伍尚明两条修长的眉毛一扬，笑着问。

苏苏看看她，又看看妈妈，然后摇着头说：“才不是呢，我爸爸是人，不是马。”

“哈哈，你妈妈把你教灵啦！”伍尚明搂紧孩子，咯咯地笑了起来，“那为啥上次看见拉水车的小马，你跑回来拉你妈妈的衣裳，说是爸爸来了呢？”

苏苏不回答，用两只小手使劲拍打着伍尚明的肩膀，说：“伍妈妈骗人！伍妈妈骗人！”

苏苏的爸爸小马，在她刚生下一个个月，就被盛世才抓走了，关押在第二监狱。两年多来，从未和孩子见过一面。在苏苏的小头脑里，当然不可能留下关于爸爸的任何印象。在这个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女牢里，她甚至搞不清爸爸这个称

呼的确切含意。她只晓得自己的爸爸叫小马，谁要在妈妈面前提到小马，她就明白是指她的爸爸。因此，在似懂非懂的孩提时代，竟闹出了把拉车的小马当成爸爸这样令人心酸的笑话。刘敏当时又生气又好笑，大声呵斥说：“小傻瓜！你爸爸是人，不是牲口！”苏苏忽闪着两只乌黑的眼睛，迷惑地说：“妈妈，你自己说的，我爸爸是小马！”现在，伍尚明开玩笑又往事重提，孩子也噘起小嘴觉得难为情了。

“真怪可怜的，都两岁多了，还不晓得爸爸是啥模样，你想不想他？你妈妈可想得苦哩！”伍尚明贴着苏苏的脸颊，戏谑地说。

“你今天怎么啦？准是想自己男人想疯了吧！”刘敏笑道，“你要再说，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刘敏比伍尚明大一两岁，个子也比她稍高，圆长脸，杏子眼，薄薄的嘴唇微微翘起，是个热情而爽快的人。她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却很高兴有人和她谈起自己的男人。同时，她对伍尚明的孤寂处境也十分同情。在女囚中间，伍尚明没有孩子，独自一人。她虽然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育，和别的女同志相比，无牵无挂，没有累赘，要省心得多。然而事情总有它的两面，自从她们和自己的丈夫被敌人分关两处以后，别人还能从子女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上，隐约看到亲人的影子，她却连这点安慰也得不到。也许这是一个因素吧，伍尚明平时特别喜爱孩子，似乎把她内心蕴藏着的全部母爱，都分给这些战友们的后代了。

刘敏把她拉到炕沿上坐下，正色说道：“别尽瞎扯了，说正经的，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咱们和二监狱的联系，已经断了很长时间，外

面的消息一点也传不进来，咱们简直成了瞎子、聋子了！”伍尚明说。

“支部有什么打算？”刘敏又问。

“听朱大姐说，刘大哥想派人出去，但要找个机会。”伍尚明压低了声音说，“自从盛世才走后，国民党来了，正忙着接管呢，所以把咱们撂在一边不管也不问，不晓得这些家伙会干啥？”

“还不是走了狐狸来了狼，一伙更比一伙凶！”刘敏说。

“可是有人说，国民党也许要比盛世才强，因为现在国共合作，国民党还承认咱们的合法地位。”

“谁说的？大白天说梦话！”

刘敏抱过孩子，气愤地站起身来。

“是呀，你有啥办法呢？有的人就喜欢一厢情愿地胡思乱想。不过要说服他们还得靠事实，事实是医治空想的良药。”说着，伍尚明也站起身来。

“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事实会来教训这些人的！”刘敏在囚室内走了几步，突然停下说：“尚明，你告诉朱大姐，如果要派人出去，我愿意去，给苏苏看病就是外出的理由，你看怎样？”

伍尚明朝她点点头，又走过去拉着苏苏的手，说：“苏苏，跟伍妈妈再见！”

“伍妈妈再见！”苏苏举起一只小手说。

刘敏知道她要去给孩子们上课，便去开了门，探首向巷子两头望了望，又回身使个眼色，伍尚明会意，伸手抿抿耳边的鬓发，大大方方地走了出去。

当伍尚明和刘敏两人谈话时，十几个孩子已经集合在巷口一间当作教室的牢房里，等待老师来上课，只有一个叫新军的男孩和一个叫安云的女孩还没有到。

新军是个小调皮、机灵鬼。他穿一件妈妈用旧衣服改作的蓝布棉袄，腰间扎根皮带，皮带上经常别一支木头手枪，打扮得真象个小八路。只是他那顶裁绒棉帽老在脑袋上打转转，总也戴不正，帽沿不是盖住后脑勺，就是耷拉在耳朵边，有点儿“军容”不整。别看他人小，心眼可多呢，经常带几个孩子给大人站岗放哨，通风报信，有时也搞些小小的恶作剧，捉弄一下那些黑狗。看守班长杨大头骂他是“八路羔子”，他却一挺胸脯，神气地说：“我们是小八路！是小八路爷爷！”

今天吃过早饭，他来找安云出去玩。安云是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瘦削的脸上嵌着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聪明而又伶俐。他们象两只出笼的小鸟，穿过牢房的黑巷，蹦蹦跳跳来到寒风凛冽的院子里。

“安云，你想看外面的大街吗？去看吧，从大铁门的门缝里往外看，就会看到许许多多有趣的事儿。”新军颇有经验地说。

“真的？”安云两颗黑葡萄似的眼睛一亮，“可是我怕黑狗，怕杨大头。”

“怕什么！有我给你放哨哩。我见到人来，一喊，你赶快往回跑，他们只能气得干瞪眼！”新军毫不在乎地说。

安云虽然胆怯，但是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她。大街到底是啥样子？真的那么好玩吗？一年到头被关在牢里的孩子，

每天见的只是监狱的高墙，昏暗的牢房，巴掌大的一片院子，和这院子一般大小的一块天空，他们连做梦也想看到监狱外面的世界呀！她终于鼓足勇气，蹑手蹑脚地走向铁门，躲在门后看起来。开始，她还不时回头张望，看新军是否给她放哨，后来，一个奇怪的现象吸引了她，她看得出神，渐渐把什么都忘记了。

从大铁门的缝里朝外看，她看到远处的一排房子，许多人来来往往地走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好象有什么要紧事情似的，走得都那么匆忙。忽然，叮咚叮咚，她听到一阵非常好听的铃声，铃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了，一会儿有三匹又高又大的“黄马”，昂首阔步朝这边走来。哎呀，这些“黄马”的样子真古怪，腿脚特别长，弯曲的脖子上挂着亮锒锒的铃铛，脑袋却很小。更加有趣的是，它们的背上都有两座高高的肉峰，走路时还一晃一晃。一个穿长袍、缠头巾的白胡子老爷爷，坐在头里一匹“黄马”背上的两座肉峰中间，多么悠闲自在呀！安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黄马”，惊奇、兴奋得几乎跳起来，一边看，一边喊：

“新军，快来，快来看……”话未说完，猛觉得自己的头发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揪住了，仰头一看，只见一双几乎要突出眼眶的金鱼眼，对她射出两道凶光，两个黑洞洞的鼻孔里伸出两丛粗长的鼻毛，一张簸箕嘴咧着，把胡子拉碴的腮帮子挤到耳朵下面去了。安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凶神恶煞似的脸，吓得心都打颤了。

“小囚犯，偷看什么？”杨大头的破锣嗓子吼着。

安云瞪眼看着他，一声不吭。

“我叫你偷看！我叫你偷看！”那只毛茸茸的大手拽紧